

父亲的变化

文/大陆大法弟子

几个月前父亲因为上楼不慎摔倒。好在我还没有去上班，听到父亲的呼喊声赶紧跑过去，发现父亲倒在家门口，仰面朝表痛苦。父亲已经快90岁了，我想赶紧扶他起来，但是父亲因为疼痛根本站不起来。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扶回到床上，回到床上后父亲再也不能动了。我联系了120救护车，并送父亲去了医院。

我从修炼以后就没有再去医院看过“病”了。对于医院的环境比较陌生，而且现在的医院因为病人很多医院都扩建的很大，两、三幢高楼都是很平常的。到医院后租了一台手术床，120的急救人员把父亲转移到手术床上就算工作完成了。我开始挂号，找科室排队等候看医生，化验，做各种CT等检查，这个科室到另一个科室，这个医疗大楼到另一个医疗大楼，有的地方跑错了还得重新找。虽然天气不是很热，但是我衣服都湿透了。等到按照医生说的需要检查的都检查完了，忙了半天，主治医生已经下班了。只好赶紧挂好明天的号，第二天还是让120送去医院。最后医生的诊断结果是父亲摔成了腰间盘突出，因为考虑到父亲年龄太大，只能保守治疗了。其实我知道如果不是师父的保护，父亲这一难会很大。

回家后，因为疼痛父亲每天都睡不好觉，躺在床上大小便，甚至连翻身都需要我协助，我晚上基本上是竖起耳朵睡觉的，每天夜里都要起来两三次。母亲因为精神不太好，也照顾不了父亲。所以我只能不去上班了，留在家里照顾父母，从买菜、做饭、洗衣服等等所有家务事基本都是我做了，我

以前也没有做过家务事，突然要承担这么多的家务事确实感觉挺累的。还要抽出时间学法炼功，有需要的话还要配合同修做讲真相的事。虽然事情很多但是安排好时间还是不耽误学法炼功的，而且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，我所做的一切父亲都看在眼里。有一次我在打扫卫生时，父亲对我说：儿子，没想到你现在做事这么细心啊。这段时间多亏你了，以前我都没有想到晚年能指望你。我修炼前做事马虎，还自以为是什么都懂；修炼后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人做事，变化很大。

虽然父亲不修炼，但对大法很赞扬，在我被迫害的那些年里父亲一直都是站在我这边的。有一次我在监狱里恶警为了转化我把父亲叫去，当着我和一些邪悟者的面想让我父亲也讲大法不好的话。我父亲很理智清醒，就是不提法轮功三个字，扯一些家乡城市建设的事敷衍了事。父亲不反对我修炼，即使这样我父亲也从来没有表扬过我，也不信神，但是通过这次事情也开始相信真的有了神了。父亲告诉我摔倒的过程很奇怪：好像是一股风把他卷起来，先把他摔到墙上后再把他摔到地上。我便趁这个机会给父亲讲真相、因缘和为什么要三退。父亲比以前对邪党认清的多了。有时还告诉我母亲法轮大法好。有一次有一笔钱要给我，我说把这些钱捐给我们吧？没想到父亲痛快的答应了。要是以前，父亲肯定不愿意。现在父亲也相信没有师父的保护这次难会更大，父亲的变化我真是感到高兴。

有位同修是医生来我家看望父亲，父亲就对他说我这个大法弟子照顾他照顾的很好。以后无论是亲戚还是邻居和朋

友只要提到我就会说：幸亏我有这个好儿子，孝顺父母，我们今后就靠他了。去年5.13师父华诞，我特意问父亲今天是我师父的生日，您有什么话想对我师父说吗？父亲双手合十胸前表情严肃而虔诚的说：祝李大师生日快乐！万事如意！谢谢李大师给我送个好儿子。父亲为什么要说“送”呢？其实我在小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告诉过我，说我出生前父亲曾经做过一个梦，但是都没有讲的很具体，这次父亲又重提此事，说的很详细。

父亲说：在你快要出生前我做了个梦，梦中我看见一个白胡子老人，带着一个麒麟，麒麟上坐着一个小男孩。这个白胡子老人看见我说，这是你儿子。我说这那是我儿子，要不要。白胡子老人说，你儿子你怎么能不要呢，说完就把小男孩一推，我就醒了。醒来后就感觉挺奇怪的，怎么会做这样的梦，这不就是老人们传说的“麒麟送子”吗？而且非常的清晰，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我问父亲白胡子老人长的什么相貌，父亲说就像电影里的太白金星，手里拿着拂尘，一身道家的打扮。我又问那个小男孩什么样，父亲说那个小男孩坐在麒麟身上可高兴啦，穿着一身华丽的服饰，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孩子，头上还戴着金色的冠帽，就像电影中的贾宝玉头上戴的帽子。听父亲这么一说我知道我与父母前世有缘，因为父亲层次有限，所以师尊不让他看到法身，师父也是借这个梦让我牢记我是从“天上”下来的，是有使命的。其实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有来头和和使命的，只是表现的不一样而已。



听母亲讲故事

文/辽宁大法弟子

母亲是一位近九十岁的老人。小时候念过几天私塾，认识一些字。虽然文化不高，但记忆力非常好。所以她讲给我们的故事基本上都是母亲记忆下来的，并不是书本传下来的。

我的少年时代可以说是伴随着听母亲讲故事，一天天长大的。母亲是一位传统的女子，非常相信因果报应，经常讲一些故事来教化儿女，至今有些话我还记忆犹新。什么“爷爷奶奶积孙啊”、什么“休妻毁地到老不济啊”、什么“嘴角眼角嚼儿女啊”，同时也是经常用这些话来提醒我们要约束自己的言行。

有些故事与事件，由于时间长了也记得不太清了。但有一件事情至今也没有忘记。母亲也多次提起这件事。舅舅在世时给我讲过有这件事。

人们知道因果报应，有现世报的，有来世报的，也有报在子孙后代的。特别对现世报的理解，一般停留在现世的某一段时间这样认识的，而对现世立刻报应的理解比较少。

今天我所讲的就是至今不能忘怀的事件，是一件立刻报应、现世报应以及牵连子孙后人的恶报。

据母亲讲，在日伪满州国时期，在今辽宁省瓦房店市复州城西有个孙屯子。屯中有一位叫孙长德，一位叫孙宝德的。当年俩人都是养马车做运输生意的。俩人经常结伴而行，相互间好有个照应。有一年秋天给商家运输布匹，经过一个山坡时，走在前边的孙长德，听到路边草丛中有婴儿的哭啼声。于是把车停下，便走到婴儿身边。以前当地有个习俗：谁家扔的孩子都会在孩子的包裹里放几块大洋，同时也会将孩子的生辰时辰写在纸上放在包裹里，孙长德走到孩子身边后看了看孩子，然后狠心地抓住包裹一抖将孩子抖到地上，将包裹扔到自己车上，然后又捡起大洋，揣入自己怀里。婴

儿凄惨的叫声并没有唤醒他的良知而对孩子进行施救，相反孙长德却兽性大发，将婴儿抱起后转身放到车轮前面，然后扬鞭赶着马车将婴儿活活撵死。

人们常说三尺头上有神灵，人在做天在看。这话说的一点不假。那天是晴天万里无云，百姓在地里摘棉花。这时突然在孙长德上空出现一朵云彩，并同时伴随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，将孙长德击死。

因晴天打雷，又响又突然，给周围的人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是哪里打炮呢。再说孙宝德因为是和孙长德结伴而行，一前一后。前边发生的事他看的是一清二楚，报应就在眼前，他却认为这都是偶然巧合的。真是“无知无畏”，认为这正是自己发财的好机会。他在孙长德的车上偷了几匹布，处理完后又到死者家里报的丧。

孙宝德认为偶然巧合的事又在自己身上发生了。第二年秋天，还是那个月，还是那一天，还是那个地点，还是那个时间，孙宝德也正“巧合”走到那，又“巧合”打了一个炸雷把他也击死了。

爷爷奶奶给孙辈积德，真是德也往下积，孽也往下积。当年的孙长德已结婚生子，多年以后孙子、孙女接连发生横事（就是大的不好的事）家里人觉得奇怪。让明白的人看，看完后先生告诉他的家人说：“你家祖辈造孽太大，他们那辈没还完，子孙后代要继续替他们还。”

这样的事在辽南地区轰动很大，至今老年人们仍记忆犹新。

成語典故

文/陈必谦 整理

程门立雪

“程门立雪”这个成语出自《宋史·杨时传》。程颢和程颐兄弟俩是洛阳人，都师从周敦颐，同为宋代理学奠基人，世称“二程”。有《易传》、《经书》、《二程全书》等多种著作，名扬于世。

当时，有一位进士叫杨时，不愿做官，一心想研究学问，他曾拜程颢为师，学到很多东西。后来程颢逝世，40多岁的杨时和朋友游酢，又到洛阳，去拜会和求教程颐。他们到程颐家时，天降大雪，程颐正在闭目养神。杨时和游酢既不愿离去，又不想惊动程颐，就站在门口，等待程颐醒来。

外面风雪很大，但他们不为所动，毫无退缩之意。过了很久，程颐醒了，他见杨时和游酢，仍然站立在门外，并见到外面的雪，已下了一尺多厚，此时杨时和游酢，已变成了两个雪人，而他们并没有疲劳和不耐烦的神色。程颐忙叫他们进来，高兴地收他们为弟子。

杨时、游酢“程门立雪”拜师求学的精神，也被历代传为美谈。



文/环宇

我和亲家母的故事

儿子结婚后不久，给我买了一百多平米的楼房，他们在外地工作生活，这么大的房子我一个人住，修炼人得为他人着想，儿媳也有她的父母，她的父母在乡下住，也都退休了。我和儿子商量让他们搬来一起住，你们一放假回来才几天，还得上乡下乡跑，这样你们也安心了。儿子怕我和他们在一起生活有矛盾，说：“妈，能行吗？”我说：“行，妈是修炼人，他家就这一个女儿，咱们不就是一家人吗！”

俗话说婆媳关系、亲家关系不好，真正在一起生活，该我修心性的事接踵而来。儿子、儿媳过节放假回来了，亲家母让我给她陪送姑娘的被，是粉花的。我找了几个不是，后来找到一个粉花被说：“这个指定是了。”她过来一瞅说：“不是。”我坚持说这个指定是了。她不高兴了，说：“不是。”我拽出来一看，真不是。她来劲了：“你还指定是呢！”

儿子想请他姑姑大伯们，家族的人聚餐，亲家的小姑来我家说帮我做鸡，怎么怎么做。我说：“不用，我家人不爱吃那个。”这时亲家母火了，从头到尾把我数落一通，说：“我这个人一直都是抗上的（在人中拔尖），昨天那被你指定是了，今天你又说不让我们做了，这话都你干吧，我们不干了。我的脸通红，没言语，向内找自己：要面子心、不让说的心、委屈心、坚持自我的心、不考虑他人的感受。心里向师父说：“师父啊！弟子做错了，没站在为她的角度着想。”然后我诚恳的向她道歉。儿媳制止她妈说：“你还没完了。”

第二天，我做了几桌丰盛家宴，宴请家族中的人，大姑姐、小姑子、大伯哥及家中的孩子们，大家畅所欲言，开心快乐，吃的也非常可口，都庆幸我们家自我修炼大法后，得到了福报，从贫困的低谷，转变到现在拥有的富裕生活。亲家母第一次看到我与婆家人相处的这么好，这么融洽，她很有感触。也想请她家的亲戚聚一聚，让我们认识。我就主动热情的去张罗，建议做什么菜，但亲家母不采纳我也不动心。她买的大都是现成的菜，只做了几个热菜，结果菜没怎么吃，剩了很多。过后她跟我说：“以后咱家大事小事都听你的，你说了算。我跟别人抗上，不能跟你抗上了。”

我家的平房很大，前后院。前院亲家母夏天在那住，后院我让给同修住。去年雪大，平房的雪化了往下淌，因同修起早上班和下班时都是冻着的。一天我和亲家母去平房，她看到了院子里化的都是水，就开始骂同修，骂的不解气，连我也带着骂，骂了许多难听的。我不动心，更没有气。反而她越骂我身体越轻松，就感觉不好的物质在刷刷的往下下。我劝她说：“你别生气，都怨我。他们上下班都是冻着的，是我没想周到，没来看。你回楼上去吧，我在收拾。”邻居在墙外探过头来看热闹，认为我俩干起来了。看到亲家母不吵了，回楼上（家）去了，一场风波平息了。

我把平房的水和院子收拾干净后回家了，亲家母做好热乎的饭菜，亲自盛上一碗给我端上来，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。真是：忍一忍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

一天我回平房去取东西，没等走到大门，就听到亲家母在院子里，和跟亲家公一起干活的人大声说我的坏话，讲究我，越说越来劲。我左右为难，进去怕她不好意思，不进在外边等于偷听，就没做到修炼人的堂堂正正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大大方方的走进去，走到她面前她还在说呢！我主动的跟她说话，她才停住，当时她的脸通红，都蒙了。我忙说：没事，我来拿点东西。

因为我心里装的是大法，听师父的话，提高心性修自己，所以常人的这些俗世，我不入其中。也因此我和亲家母越走越近，真的是一家人了。

我穿的衣服如果她看不上眼的，不让我穿，就在网上给我买。我那个貂皮衣服也是她张罗买的。就连我冬天带的帽子，都是她亲自织的，帽子和围脖是一起织下来的，很好看，很多人都相中了，还有人问我这帽子是在哪买的呢。

未修炼前，我的大脑也许大多是封闭的。上小学时，上课学字学不进去，只要学习我就脑袋疼。十位数的加减法，我用十个指头算，也算不出来；话也说不明白，说话说半句话或说反话，婆家人说我是傻媳妇。修炼后是师父是大法开启了智慧。现在我能把我的故事和大家分享。